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把握新质战斗力建设的着力点

■马 权

引言

无论是新质生产力,还是新质战斗力,其突出特点都在于“新”。数千年文明演化、战争演进,共同见证大量求新用新者赢的例证,打造新质战斗力增长极,强制性要求军事组织秉持追求创新、探索新知精神,以最灵敏触角、最快速度、最佳方式,捕捉、甄别并吸纳新技术和新理论,以技术前沿为基线、理论创新为助推,引导军事理论、新兴技术、战法训法、人员装备等系统要素资源,向发展新质战斗力顺畅流动,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整体效能。

融入+再造——以导向性作用发挥引领发展方向

新质战斗力的要素构成与能力生成,大多从技术维域发端,用新的认知力、结构力、创造力变革升级,全面向各功能领域渗透,通过融入体系来改造体系,促使其结构演化、重塑再造。推进新质战斗力建设,不同于传统力量建设的单向优势比拼,不是各领域作战力量的简单叠加、平均用力、并行推进,而是更加注重结构要素整体性变革产生的体系导向性作用效应。

人类战争史上,火药的发明和应用,立即颠覆以“人力”为战斗力主体的结构要素,通过与兵力、武器装备和战术战法融合共生,使得战争的活动范围和规模扩大,引导战斗力生成重心从近身搏斗转变为远程攻击。当前,世界军事强国纷纷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先进材料、高超声速等方向加大投入,并将融合交叉作为培育新质战斗力的有效途径,成为新原理、新机理新质战斗力生成的增长极。以无人化作战为典型代表,无人力量的异军突起,以其卓越的性能特质和独特的作战优势,通过出动规模不断攀升、运用样式持续创新,迅速突破传统军事力量的诸多限制,遍布整个战场,深入多域空间,贯通“OODA”作战循环。基于战场作战实际需求出发,俄军于今年年初提出组建新型无人化合成旅具体构想,围绕无人作战运用中心,体系化编配各类无人装备和传统作战力量,通过灵活编组、能力融合,既能独立遂行侦察打击各类作战任务,又可加强与其他兵种部队协同运用,探索新质力量建设运用新模式。面对未来强对抗、高威胁智能化战场环境,无人系统通过自主、快速、实时的网络连接,将大幅增强作战体系的韧性、弹性和应激性,可实现不同类型作战要素跨域融合、一体联动。

新质战斗力建设运用,对力量组成、结构编成等作战要素具有空间集聚性,依赖于各要素资源的深度挖掘和优

迭代+涌现——以科技赋能增强作战使用效能

新质战斗力是科技创新成果在军事领域的物化,具有高科技、新机理、强功能特征,对技术迭代和涌现的敏感度更高、响应性更强,主要体现在作战空间的新拓展、制胜机理的新变化、军事科技的新突变。推进新质战斗力建设,必须高度关注新兴技术的发展突破,强化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及时转化应用,不断增强高新科技爆发性赋能质效。

从冷兵器到热兵器,从机械化到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战斗力跃升呈现空前变革性与颠覆性,本质上是新兴科技在军事领域应用形成的跨代优势能力。历史和实践证明,“新型技术装备出现一部队结构变革一作战能力跃升”,是新质战斗力生成发展的基本脉络。今天,一大批具有前瞻性、引领性、颠覆性的技术正走入军事开发视野,一旦物化成武器装备,就能形成具有新原理、新机理的新质战斗力。无人机与人工智能识别技术深度融合,已经出现“千里追索”的震慑效果;火力打击与网电攻击有序配合,打造出软硬一体、全域覆盖的进攻体系。空天作战领域,高超、无人、定向能、网电武器等新质力量的加盟,有望加快杀伤链闭合速度,能够对战场高威胁的时敏目标,实施去功能打击和持续反重力压制,最终达成从杀伤有生力量、破坏军事设施、摧毁武器装备到全维多域毁瘫对手作战体系。随着颠覆性技术迭代的速度到来,军事领域将可能迎来高新技术的

群体迸发期,战场要素瞬时集聚,多域融合联动成为常态。

新质战斗力建设运用,技术、装备、机理创新溢出效应强,要提升科技敏感度和认知力,推进空天网、无人智能、深海极地等新兴领域技术孵化转化,升级现有作战武器,开发新概念装备,推动新兴科技快速进入云、端、库、链,加速新质战斗力的体系化涌现性生成。重视开发和积蓄新兴领域资源,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核心装备研发,支撑新质战斗力生成的核心要素和作用机理,更好赋能决策链、指挥链和战斗力生成链。

快响+淬炼——以战法训法创新催化形成实战能力

新质战斗力建设成效如何,实战是检验的最根本标准。新质战斗力同新兴领域、新型产业关联紧密,打造链接新型力量建设与实际作战能力生成的桥梁,最有效途径就是不断创新实战战法训法,激发潜在战斗力演化能级跃升。推进新质战斗力建设,应加强训练模式机制创新,打通先进要素资源池与现有转化渠道接口,让作战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高效响应、快速催化新质战斗力形成。

军事理论家杜黑有句名言,在战争样式迅速变化的时代,谁敢于先走新路,谁就能获得用新战争手段克服旧战争手段带来的无可估量的利益。新质作战力量,涉及领域新、涵盖范围广、囊括要素多,是被寄予厚望的“游戏规则改变者”,深刻影响作战运用方式变革。随着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加速,作战双方大量使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深度伪造、社交机器人等新方法新手段,发起海量、多元、精准全域攻防作战成为现实。基于训用实践助推AI技术运用融入体系,世界军事强国纷纷打造全方位AI系统,不断加速AI军事赋能试验验证,拓展在情报分析、网络作战等领域转化应用,通过构建虚拟场景、创新战法训法研练,匹配任务流程、开展模型训练,增强人机自主协同,探索解决AI系统实战运用面临的新难题。如同锻造工艺中的钢铁器具打制,需要历经反复的锤打淬炼一样,最大限度释放新质战斗力潜能,就是要通过实训实用的“淬火池”,增强新质力量的“强”度和“硬”度。

新质战斗力建设运用效能,与技术

聚焦新质战斗力

群策集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人才培养作为战略任务来抓。三军之重,莫过于将;千军万马,首看指挥。战争不仅是前台人员与装备硬碰硬的对抗,更是后端指挥员判断力、决策力、控制力、应变力、意志力等指挥能力的比拼。军队能不能打仗、能不能打胜仗,指挥是一个决定性因素。指挥员是部队战斗力快速生成和高效释放的主导因素,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标志。

向指挥要战斗力

■胡有才 沈靖

清晰判断确保作战效能精准发力。综合判断是对战场态势的精确分析和精准预测,是决策和控制协调的前提,也是作战力量运用的依据。通过对敌情、我情、战场环境等的全面科学的分析判断,初步决定作战力量将往何处用、何时用最为合适。作战中,要抽丝剥茧、去伪存真,透过变幻莫测、扑朔迷离的现象,全面客观分析战局真实状态。要明晰对手真实企图、行动征候和作战部署等情况,把握己方作战力量能力水平、重要武器装备部署态势、部队战斗精神等状态,辨析战场危与机、真与假、明与暗、强与弱、众与寡等矛盾形式,把握敌方的强与弱、己方的优与劣、战场环境的利与弊,为作战力量组合运用、作战目标选择、作战任务区分、战场环境利用提供基础,确保作战效能能够精准发力。

科学决策确保作战效能优化生成。决策是指挥员对力量运用、打击目标、行动方法等的安排和决定。具体体现在打哪里、用什么打、什么时候打、如何行动等,本质是通过优化组合作战力量、精准选择目标和科学使用作战手段,形成最优作战方案,生成最优作战能力。作战中,指挥员必须通过周密审慎的思考,确立作战方针、指导思想 and 作战原则;围绕作战效果最大化,精确选择敌关键点、易毁点、脆弱点、瓶颈点等打击目标;根据作战意图、作战对手和作战目标等,结合各作战力量力量的优长,科学组合作战力量、精准置作战地域、优化力量运用方法与程序;一体设计谋略运用和战法手段、行动样式等。由此,才能实现作战力量与作战目标的精准匹配、行动方法与战场环境的有机融合,实现作战效能最优化、作战效益最大化。

控制协调确保作战效能整体释放。控制协调是为消解战场矛盾,对作战力量和作战行动进行的优化调控,目的是确保各作战单元的作战效能有机衔接、动态聚合和高效释放。作战中,指挥员必须通过宏观的运筹、计划组织和实时指导,根据多维战场、多域力量、多种行动的互融互动关系,统筹与协调好诸军兵种力量作战行动,关注各领域各军兵种作战效果的互相利用与衔接,使之形成整体合力,协调一致作战;统筹好与协调好各阶段作战行动,使前一阶段行动为下一阶段行动创造条件,后一阶段行动沿用前一阶段行动效果,各阶段作战行动联动实施、无缝链接、效果叠加;统筹与协调好战略战役层级信息作战、火力打击、特种作战与战术行动,形成上下联动、有机融合、一体释放的高效

作战能力。灵活应变确保作战效能高效运转。指挥应变是指挥员根据战场局势变化,因时因地因势对作战行动进行临机处置,本质是对战场局势的快速反应,对作战行动的创造性指挥,使作战效能高效释放。战场始终充满不确定性和多变量,信息化智能化战争更是扑朔迷离、波谲云诡,各种意想不到的、预料之外成为常态。指挥员必须准确识变,以敏锐的视角,察觉我态势的微妙变化,识别影响作战效能发挥的危与机;精准预见,关注战局的细微变化,立足最小可能、最大可能和最坏极端,精准预测战争“拐点”,找准作战效能释放的“支点”;灵活控变,敢于创新、打破常规,灵活调整作战计划和行动方案,快速对各作战要素进行重组,实现作战效能精准释放、高效释放。

意志品质确保战斗效能持续充盈。指挥员的意志品质包括果断性、坚韧性、自觉性和自制力等,具有激发作战潜能和增强作战效能的作用,关系到作战决心的贯彻落实和作战目的的实现。气为兵神,勇为兵本。作战中,指挥员一往无前、敢打必胜的胆气和英雄气概,可有效激发部队的战斗士气,使部队始终充盈“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胆识和勇气,确保部队拖不垮、打不烂,坚决完成既定目标;同时,面对难局、危局、险局、困局时,指挥员敢于担当,临危不乱、处变不惊,可有效稳定军心,通过指挥若定、当机立断,快速调整部队行动,可力挽狂澜、扭转逆境、稳局控局,确保作战效能平稳持续释放,实现最终胜利。

善寻敌作战弱点

■侯 峰

挑灯看剑

“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虚实击虚、避强击弱,是战争制胜的基本法则。重视研敌“弱”、善于寻敌“弱”、有效击敌“弱”,才能做到高效制敌。

解构作战体系系列弱点。现代战场,作战体系是能量聚合的基本依托,破击体系成为对抗双方首选制胜途径,应瞄准并打击支撑敌体系运行的关键弱点:一是分析体系结构看关联度。作战体系的关键点是对体系结构起重要联接作用的要素、目标或部位,而现代作战体系构成要素由过去的军事系统向社会系统拓展,是一个多元融合、广域分布、依网运行的复杂巨系统。这一系统关联的任一构成要素以及网络节点,都可能是敌潜在“弱点”。二是分析体系功能看关键性。作战体系的关键点是对体系功能起关键支撑作用的要素、目标或部位,而现代作战体系是一个内向自成体系,向外层层嵌套的功能组合体。可按作战体系中各部分的功能作用来确定其“关键性”定位,进而找到高价值的“弱点”。

研析敌作战机理找弱点。作战机理是打仗的规律和原理。研究作战机理找弱点,就是要分析对手作战所依赖的条件,找到弱点破坏之、进而制敌胜敌。一要分析技术机理找薄弱点。分析对手武器装备的性能指标、作用原理

等,挖掘其中的技战术缺陷,从技术或战术层面设计对抗措施。20世纪60年代,我军深入分析敌入侵侦察机技术特点,采取“近快战法”和电子对抗措施,成功击落包括U-2在内的多架敌侦察机。二要分析战法机理找反制点。分析对手战法运用的行动场景、时空条件、体系支撑、能力需求等,挖掘其潜在风险,设计反制措施,进而抑制其战法的决胜点、扩大风险点。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同志看到日寇“三个月灭亡中国”狂妄图谋背后是难以持久的巨大战略弱点,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指引中国人民赢得了最终胜利。

调动敌盲目行动露弱点。作战弱点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发展变化的,在特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应主动设计调动敌方行动,创造其由强向弱的转化条件。一是顺势意图构设陷阱。采取兵力佯动、信息欺瞒等手段,故意制造利于敌发现作战意图的态势假象,诱使其掉入决策陷阱。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志愿军利用“联合国军”的“会师鸭绿江,在圣诞节前占领全朝鲜”企图,采取诱敌深入方针,在其必经之地设下罗网,大量歼其有生力量,迫其大溃败。二是诱敌响应暴露要害。采取无人压制、有人偷袭等攻击手段,故意制造向敌逼进之势,诱使其提前启动作战系统,进而暴露要害。贝卡谷地之战,以军无人飞机实施佯攻,诱骗叙军“萨姆”导弹开雷达开机,获取了其频率,而后在6分钟内就摧毁了“萨姆”导弹防空网。

谈兵论道

纵观古今中外战争,战局控制始终是有效驾驭战争,应对战争不确定性,夺取并保持战场主动权,达成最终作战目的的重要手段。我军在历次军事斗争中,总是善于运筹战略、控制战局、制胜战场。时至今日,这些控局艺术和指挥谋略,仍然是我们设计战争、把握战争主动、制胜未来战场的重要智慧源泉。

创设态势善布局。善战者胜于未战。我军在历次军事斗争中,之所以能牢牢把握斗争主动权,很重要的就在于注重综合谋篇布局,打好战前之战,确保开局有利并能有效推动战局向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抗战胜利前后,为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内战,党中央一方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内战的阴谋,争取舆论主动;一方面指示我军迅速占领中小城市、广大乡村、交通要道,扩大解放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尤其是指挥我军部分力量直接进入东北的战略布局,更是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一步。信息化智能化时代作战,布局是否有利,能否占尽先机,对于取得作战胜利仍具有重要作用。应着眼军事与政治、外交、舆论等领域相互交织的特点,注重法理斗争和动员宣传,抢占政治、道义和法理制高点;注重前瞻预置兵

从我军战史中汲取控局智慧

■刘媛媛

力、抢占战略战役要地要域,形成“决积水于千仞之溪”的作战态势;注重实施威慑震慑,瓦解、弱化对手军心士气,不断改善战略态势。

首战必胜谋开局。首战具有决定性影响。纵观历次军事斗争,我军始终把慎重初战作为关系作战全局胜败的一项重要原则,一贯主张首战必胜。抗美援朝战争伊始,志愿军充分发挥优势,慎选目标,首战两水洞,歼灭南朝鲜军第6师一部,激战云山城,首次与美军交锋,击败美军骑兵第1师,打击了美军及南朝鲜军的嚣张气焰,为第一次战役后续战斗奠定了基础。信息化智能化时代作战,首战更加成为关键之战,应通盘考虑对手实力、战略环境、自身战略能力等因素,确定何时打、在哪里、怎么打;把对战争战役进程有重大影响、最有利于打开局面和实现战略战役目的的作战方向和地域作为首战方向和地域,统筹运用多种打击手段,攻其不备,以快打慢,达成首战必胜。

因势利导推战局。战局转换是胜负易位的枢纽。在我军军事斗争史上,为实现战略战役总目标,党中央总是依据战场情况变化,顺势而为,推动战局转换,实现战争战役进程发展质的飞跃。解放战争进入1947年6月,战争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敌我兵力对比实现此消彼长,我军武器装备不断改善。党中央立即指挥刘邓大军

千里跃进大别山、陈谢兵团挺进豫西、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兵锋直指既是要害又是薄弱环节的中原地区,推动我军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转变。信息化智能化时代作战,适时、准确、顺利地实施战局转换,是顺利推动战争战役进程的关键环节。这就要求战争战役指导者要准确预见战争战役发展趋势,前瞻确定每个阶段作战重心;充分准备,一旦时机有利,迅速定下新的决心,而后围绕新的作战重心快速调整战争战役力量编组结构、空间位置、行动方式,迅速隐蔽实施转换;要注重周密协调前后衔接,充分利用前期作战成果,顺势转换战局,保证战争战役作战体系效能持续释放。

灵活运用兵险局。战争历来具有高风险性。在重要军事斗争中,党中央灵活运用兵,以高超的指挥艺术和谋略水平,总能克危局、破僵局,险中求生。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面临被国民党军重兵包围的极端险恶形势,毛泽东同志灵活运用战略战术,指挥红军忽南忽北,声东击西,四渡赤水,把中央红军引向胜利的坦途,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滇边境地区的狂妄计划。信息化智能化时代作战,战场险境中能否险中取胜、险中夺机、险中用兵,对于取得最终胜利具有重要作用。这些都要求指挥员在面对险局时,能客观分析敌我强弱优劣的问题,树立敢打

必胜信心;要善于寻敌之隙,出精兵奇兵击敌“命脉”,实现强弱转化、化危为机;要善用谋略,通过快速机动、示形欺瞒、心战震慑等,调动对手、影响对手,创造与寻找战机;要沉着果敢,指挥若定,合理冒险、快速决策,实现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慎终者始稳收官。战争最终是为了和平。我军历来重视打得好战,每到战争战役尾声,或“宜将剩勇追穷寇”,犹如秋风扫落叶般乘胜追击,彻底歼灭敌人,防止功败垂成;或者着眼战役指导者要准确预见战争战役发展趋势,前瞻确定每个阶段作战重心;充分准备,一旦时机有利,迅速定下新的决心,而后围绕新的作战重心快速调整战争战役力量编组结构、空间位置、行动方式,迅速隐蔽实施转换;要注重周密协调前后衔接,充分利用前期作战成果,顺势转换战局,保证战争战役作战体系效能持续释放。